

大视野 大战略

缩小断层带的新思维

〔美〕托马斯·P. M. 巴尼特◎著

孙学峰 徐 进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大视野大战略

——缩小断层带的新思维

(美)托马斯·P. M. 巴尼特著

孙学峰 徐进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Blueprint for Action: A Future Worth Creating/Thomas P. M. Barnett

Copyright © 2005 by Thomas P. M. Barnett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World Affair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1-2009-559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视野大战略:缩小断层带的新思维/(美)托马斯·巴尼特著:
孙学峰,徐进等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9

(清华国际关系丛书)

书名原文:Blueprint for Action: A Future Worth Creating

ISBN 978-7-5012-3626-8

I. 大… II. ①托…②孙…③徐… III. 反恐怖活动—研究—
美国 IV. 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1447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姜志达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马莉娜

书 名 大视野大战略——缩小断层带的新思维

Dashiye Dazhanlüe——Suoxiao Duancengdai De Xinsiwei

作 者 托马斯·P. M. 巴尼特

译 者 孙学峰 徐 进等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网 址 <http://www.wap1934.com>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20 × 1020 毫米 1/16 19¼ 印张 258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10 月第一版 200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626-8

ISBN 0-399-15312-8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我曾为托马斯·巴尼特（Thomas Barnett）先生中文版的《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写过序言。2008年，巴尼特先生告诉我说他为《五角大楼的新地图》写了姊妹篇，名为《大视野大战略》，希望我也能为之写个序。读了《大视野大战略》，我十分佩服巴尼特先生的战略眼光，因此非常高兴能为此书的中文版写序。

《大视野大战略》将全球化作为其分析美国安全战略的根本出发点。正是因为从全球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因此全书显得立意高远。巴尼特先生将美国的安全战略利益置于全球化的历史大背景之下，从而注意到美国安全威胁的来源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使得美国和世界面临的安全威胁越来越多地源于那些与全球化进程脱节的地区。作者虽然是从美国战略利益角度分析问题，但是这一观点对中国战略专家们来讲也是个很重要的启示。全球化是一个不均衡发展的进程，这一进程正在加剧边缘化地区与快速全球化地区之间的矛盾。相比较而言，中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受益者，中国从世界政治边缘向中心地区移动。这种变化不仅使中国与中心国家发生了矛盾，而且与边缘化的国家也将产生很多矛盾。例如，中国船只在索马里海域遭受劫持、中国商店在吉尔吉斯遭抢劫、中国工程人员在苏丹遭绑架……中国国家利益正在全球范围迅速扩展，中国的安全战略显然也需要从全球化的角度进行整体设计和调整。

巴尼特先生认为，美国应将中国作为未来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虽然如此，但是作者并没有摆脱普通美国人那种美国天下第一的观念，认为世界上只有美国才具有维护世界秩序的能力。不过，

他明智地指出美国只靠自己的力量是维护不了世界秩序的，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中国这种后起国家合作，才可能实现维护世界秩序的目标。作者从江西收养了一名中国女婴，这使得作者对中国有了特殊的感情。然而他并不是从感情角度解释为何美国应以中国为主要战略合作伙伴，而是从中国将是全球化中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这一角度分析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的理由。他认为中国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潜力，中国将有赶超美国的可能，而欧洲和日本的发展速度却在下降，因此美国与赶上来的国家进行合作才能保持自己的快速发展。作者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发展得越来越像美国，因此中美可以和平竞争，这既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作者不会讲中文，也不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只到中国进行过几次短期访问。他对中国的理解代表了许多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从这本书中读者可以更充分地了解美国人是如何看中国的。

《大视野大战略》是一本安全战略著作，因此书中用较长篇幅讨论了现代战争的问题。作者从区分非对称战争与正规军战争入手，分析了现代战争，特别是网络条件下的非对称战争的特点。他将这种战争称为“第四代战争”，其主要特点是弱势一方采取游击战，在他看来毛泽东是第四代战争的创始人。作者对第四代战争的总结也许还不够准确和全面，但他注意到了第四代战争正在成为当今世界上的主要战争形态。这一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形态可能会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战争形态。随着全球化不断加剧国家间的两极分化，强国与弱国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核武器使得军事强国之间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强国与弱国之间的不对称战争正在成为最普遍的战争形态。自1990年海湾战争以来，科索沃战争、索马里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俄格战争以及眼下的巴以战争都是不对称战争。从军事战略角度讲，此书会帮助读者研究更为实用的不对称战争战略。

巴尼特先生曾经长期在美国军方工作，因此《大视野大战略》一书中使用了许多美军的俚语和俗语。例如：“不要告诉别人如何吸鸡蛋”是指不要教导他人如何做人家已经知道的工作；“肮脏的哈利”是指“个人的局限性”；“刻在石头上的”是指永久性的；“小组摸索”是指在安排如何落实战略计划过程中高级军官之间的密集互动。除了美军的语言和思维习惯，这本书还介绍了美国国防部战略人员们经常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对于我国军事战略人员来讲，阅读此书有助于深入了解美军语言习惯、思维方式、关注的问题以及制定战略的方式。

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证实了巴尼特先生在《大视野大战略》一书中的许多观点具有先见之明。其中有两点使人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全球化正在成为国家安全威胁的重要原因，美国选择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将是大势所趋。希望本书中文版的发行有助于我国战略人士从全球化的宏观角度思考我国的安全战略。

阎学通

2009年春节

前言：创造值得拥有的未来

宏伟的战略需要高瞻远瞩。这也是笔者的第一本书——《五角大楼的新地图：21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中所试图揭示的。该书在美国国防界引起轰动，同时也收到了诸多挑战性的回应。全国各地，包括五角大楼负责规划长期政策的专家，都充分肯定了该书所展示的全球化视角以及因应全球变化的战略需求。但是，同其他读者一样，这些专家们很快就发现了我处女作的“软肋”：书中暗含的行动蓝图过于宏大，国防部力所难及。

这一点的确是我的第一本书的不足之处：书中阐释了军事视角下世界运动机制的基本动力——管理全球化的规则集，而众多非军事人士想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利益群体如何能够参与到这场重塑国际安全环境的运动中来，因为一切经济活动和政治稳定最终都有赖于稳定的安全环境。此外，也有一些读者对书中有关武力使用的论述持有异议，认为有关和平的探讨不可能接受战争逻辑。不过，现实情况是安全对于持久和平来说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我的第一本书讲述了全球化是如何发展并涵盖了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我把它定义为全球经济的“功能核心区”），同时也阐述了其余的三分之一人口为什么仍然滞留在和平区域之外和全球经济联系很薄弱的地带（我把它称为“与一体化脱节的断层区”）。冷战结束以来，所有的战争、国内战乱和种族屠杀都发生在断层区域。因此，我的见解是，要消除战争，首先要从缩小断层区域入手，最终使全球化真正涵盖全球并消除当今世界危险的源头——脱节问题。

这一见地促使美国提出新的战略，即意识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等同于全球化持续发展并取得成功。按照这一要求，笔者再次将美国

的国家安全战略同全球的和平战略联系起来。正如冷战期间一样，捍卫西方国家，抵御来自东方的威胁不仅仅关乎美国的生存，而且关乎世界范围内的自由。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沉溺于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的步伐不可阻挡，所有问题都会在前进的道路上自行解决，这使我们忘记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全球和平战略之间的关联。然而，“9·11”事件让我们学到了不同的东西。我们领悟到全球化及其连接性培育起来的自由需要“保镖”，因为在断层地带，甚至核心国家中，仍然存在许多不利于全球化和自由的因素。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普遍参与和全球和平。尽管这些目标在全球反恐战争的最初几年显得有些异想天开，但它们的确是赢得未来的创举，因此我把阐明这一战略当做我毕生的任务。无论是在海外的现役美国军人还是身居美国国防部门的读者，在对笔者的第一本书的反馈中都明确地表示，他们想要的不仅仅是对当今安全环境的准确描述和改善安全环境的宏伟战略，更想要的是对这一过程中每一步的细致描述，阐述摆在面前的重要任务——制定规则集、建立机构、赢得平等。

作为第一本书的姊妹篇，本书将回答以下问题。

要提供行动蓝图实非易事，因为我清楚为实现蓝图已经做出的牺牲，更深深意识到未来仍会付出多大的代价。我的成年生活是在美国军队中度过的，我相信这支队伍是绝无仅有为全世界谋利益的武装力量。我曾目睹我深爱的人们从祖国的海岸启程奔赴战区。他们知道，付出牺牲不会使其成为更棒的美国人，而是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对同胞，对全世界的人们都一样的慷慨热忱。

我相信，美国表现出了这样的慷慨、做出了这样的牺牲、付出了这样的爱心。诚然，总会有人与连接主张及其带来的自由为敌，但本书所要阐述的不是如何击败这样的敌人，而是如何实现我们的理想，获得最终胜利。只有我们的言行和遗产中实践了这些理想，它们才能真正成为现实。这本书讨论的不是敌人的蓝图，而是我们

自己的蓝图——我们的立场，我们的信仰。

写完《五角大楼的新地图》后，我更加深信美国的根本目标是推动当代全球化的扩展和最终成功。我们已经启动了一项强有力的连接网络规划，其中所包含的经济和科技的连接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的，我们必须帮助断层国家加入到连接中来。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家相互交融不断深入，我们同样要帮助整个世界——无论核心国家还是断层国家——建起适应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程度的政治和安全连接。

世界需要的是行动，而非空谈。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安全规则与不断发展的连接网络相匹配，确保我们的政治规则和经济往来同步协调。我们要做到整体平衡，不能不顾落在最后的伙伴而只顾自己加速向前发展，不能不缔造和平而只是发动战争——否则我们想要的胜利只会是个幻影。

阐明这一重大目标与将其付诸实践完全是两码事。我并不是单纯地认为，美国能改变一切。不过，我知道，无论结局是成功还是失败、是稳定还是动乱、是为子孙创造更好的未来还是让他们继续我们的未竟之业，美国确实是关键所在。

本书所倡导的虽非易事，但完全可行，前提条件是我们不再把其他大国视为对手，而将其当做有着共同目标（但实力各异）的伙伴。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创建了许多新规则，但是只有那些其他国家认可并付诸实践的规则才能最终发挥作用。全球化需要规则，而非统治者。我们可以提出建议但绝不能强加于人，因为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他们对权力的认识存在差异，更在于其不同目标的影响力完全不同。

美国肩负着创造未来的使命。笔者在此讨论的不是这些理想能否实现，而是要强调这些使命无法回避。这些目标最终必然会实现，要么美国担负领导使命，要么其他国家发挥领导作用。我坚信，明天的理想需要今天就付诸行动。如果我们觉得有能力实现理想，那么美国就应该付诸行动。

现在就出发。

《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中的 关键术语表

非对称战争 (Asymmetrical Warfare) 两个具有迥然不同的能力的对手之间发生的冲突。在苏联红军于 20 世纪 90 年代解体之后，美国知道自己基本上未被击败过，特别是在真正的战斗中未被击败过。但这意味着许多更小的对手会利用美军的弱点、通过在战斗中采取更聪明和更“肮脏”的办法来使美军的力量失效。在“9·11”事件中，美国真正了解了 21 世纪的非对称战争会是怎样。

连接性 (Connectivity) 由信息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包括全球经济中正在形成的金融、技术和保障体系（如货币、服务、人员和物资的流动）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繁荣时期，许多人认为，以互联网和移动电话为代表的通信技术的进步将胜过一切，它能克服商业周期、消弭国家边界，甚至能代替国家在维护全球安全秩序方面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9·11”事件证明事情并非如此。连接性虽然是一种意义深远的转型力量，但光靠自己无力维持全球安全，这主要是因为任何国家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连接性的增加将带来许多激烈的反应，包括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

脱节 (Disconnectedness) 在 21 世纪，危险由脱节所定义。脱节使坏行为体的社会与国际社会分离开来，再加上独裁控制，因此它们就会繁荣兴旺起来。如果是失败国家，则脱节就会让危险的跨国行为体利用已有的混乱来达到其危险的目的。消除脱节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根本的安全任务，就像要消除违背个人意愿而强加于个人之上的超级道德理想一样。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扩大全球化的连接性来增加全球范围内的和平与繁荣。

发挥作用的核心国家 (Functioning Core) 这是指那些正在

主动将其国民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国家，他们支持在全球化背景下正在浮现的安全规则。发挥作用的核心国家目前包括北美和新老欧洲国家、俄罗斯、日本、韩国、中国（虽然其内陆地带还远非如此）、印度（在有缺陷的意义上）、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南美ABC三国（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上述国家的人口占全球60亿人中的40亿。发挥作用的核心国家可分为老核心（美国、欧洲和日本）和新核心（其主要的支柱是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

全球化（Globalization） 全球化是指世界范围内的一体化和日益增加的贸易、资本、观念和人员的流动。在“9·11”之前，美国政府通常将全球化视为一种经济规则，但感谢全球反恐战争，我们现在认识到它还需要清楚地阐明和执行安全规则。

利维坦（Leviathan） 这是指美军的作战部队、武器系统、飞机、坦克和舰只在与传统意义上的对手（比如其他国家的军队）打一场全面战争时所表现出来的作战能力和高精确性。这支力量是美国创造出来用于保卫西方世界免遭苏联威胁的，但现在已经从其工业时代的根基转型到信息时代的能力，以便实施高速、高致命性和高精度的主要作战行动。这支利维坦式的力量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对手，因此打仗总是又快又容易。然而，这种“远胜对手”的状态意味着在全球反恐战争中，当前和未来的敌人将在很大程度上试图避免美国动用这支利维坦式的力量，宁愿使用非对称战争来对付美国，将目标对准其经济利益和公民。利维坦能控制战争的“前半”，但经常由于设计不足和先天特质不符的原因而不适应于和平的“后半”，包括冲突后稳定和重建行动。因此，这使它与系统管理员的作用完全不同。

军事与市场的联系（Military - Market Nexus） 这是指战争与和平的接缝，或者说是战争与“其他事务”，也就是全球化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描绘的一个潜在现实是：军队的武士文化和商业世界的商业文化之间具有互相支持的关系。我将这种互相支持关系说成是“全球化的十诫”：（1）寻找资源而且应该发现，但……

(2) 无稳定就无市场；(3) 无增长就无稳定；(4) 无资源就无增长；(5) 无基础设施就无资源；(6) 无资金就无基础设施；(7) 无规则就无资金；(8) 无安全就无规则；(9) 无利维坦就无安全；(10) 无（美国的）意愿，就无利维坦。理解军事与市场的联系不仅有助于做好生意，而且还有助于建立好的国家安全战略。

未融入的断层区域（Non - Integrating Gap） 这是指那些很大程度上与全球经济和有关稳定的规则相分离的区域。今天，未融入的断层区域由加勒比海地带、南美安第斯山地带、几乎全部非洲国家、巴尔干部分地区、高加索地带、中亚、中东和东南亚大部所组成。这些区域构成全球化的“臭氧空洞”（ozone hole），其连接性在很多情况下很差或根本没有。当然，每个区域都有一些非常类似于核心国家的国家（就像如果主要从贫穷的角度而言，核心国家中也有类似于断层的凹地一样），但这好比是贫民窟中的大厦，同样深陷于断层区域的大环境中。

规则集（Rule Sets） 这是指一套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用以描述某种行动如何才能正常地展开。《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探索了国际事务中有关冲突和暴力的新规则集，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各国政府决定将有关和平的规则转向有关战争的规则是有意义的。“9·11”事件使五角大楼和世界其他国家极为震惊，并认识到我们需要一套新的有关战争与和平的规则，以取代美苏冷战时期的旧规则。本书不是从美国的观点而是从国际观点来解释这套新规则将如何在未来岁月中发挥实际作用。

规则的重设（Rule - Set Reset） 当一场危机使你认识到你的世界可悲地缺乏某些类型的规则时，你就会开始极其努力地制定一些新规则（比如“9·11”之后的爱国者法案和先人制人学说）。这种规则的重设做好了是件好事，但如果没搞好就可能给你带来风险。它也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时刻，因为在制定新规则时鲁莽行事，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不仅不能有所帮助，反而使情况更糟。

接缝国家（Seam States） 这是指那些环绕着断层区域的国

家，诸如墨西哥、巴西、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希腊、土耳其、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有的已经是核心国家，但大部分是核心国家候选人。这些国家对国际安全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拥有恐怖分子通向核心国家的地理通道。美国关于这些国家的安全战略非常简单，那就是与之接触，并尽可能地增加他们的安全手段，封堵任何漏洞。

系统管理员 (System Administrators, SysAdmin) 这是指在利维坦式的力量赢得战争后，“后一半”用于缔造和平的混合力量。因此，这种力量适用于诸如“稳定和支持行动”(SASO)、“冲突后稳定与重建行动”、“除战争外的军事行动”(MOOTW)、“人道主义援助/减灾”(HA/DR)，所有与低烈度冲突(LIC)相关的行动、反叛乱行动以及小规模危机反应行动。除执行这类军事密集型行动之外，系统管理员力量还使用其警察部门来提供民事安全，使用专业文职人员来重建网络、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和政治机构。虽然核心国家的安全和后勤能力来自于穿制服的军人，但系统管理员力量应从根本上被视为一种在国家建设过程中用于部门间（比如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各部门之间）和国际合作的常备力量。

系统震荡 (System Perturbations) 这是对全球化时代的危机和不稳定在系统层次上的定义；一个已经开始促使美军和美国安全政策发生转型的新秩序原则；还是一个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一切的特定事件。“9·11”恐怖袭击是这一概念的第一个主要的“现实证据”，但还有，而且以后还会有其他的“现实证据”（有些是有目的的，就像布什行政当局2003年通过推翻萨达姆政权来促使中东发生政治变革的大爆炸战略一样，但其他的可能是偶然事件，就像非典流行或2004年12月的亚洲海啸一样）。作为一个系统震荡，“9·11”事件使世界安全规则发生变化，并创造出制定新规则的愿望。先人制人就是一个重要的新规则。通过创造这个新规则，“9·11”事件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而且通过这一过程改变了全球历史。

目 录

序 言	1
前 言：创造值得拥有的未来	4
《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中的关键术语表	7
 第一章 世界现在需要什么	 1
理解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接缝国家	4
负责战争与和平之间事务的一个部门	20
巴尼特关于处理政治破产国家问题的全套规则	37
 第二章 连接赢得战争	 60
将中东与世界相连	63
建立对抗全球恐怖主义的新规则	87
 第三章 稳定东方 扩展核心	 111
以今天的代价锁定中国	113
未来，美国最重要的盟国将是新核心国家	131
火车头快不过尾车	151
 第四章 恢复连接 压缩断层	 165
即将到来的选择	168
由断层带融入核心的关键因素	183
从内部压缩断层带的重要基础	204

第五章 大敌当前	216
历史的重演与最近的敌人	218
文明的融合	229
同一个世界，或仅仅是非零和的世界	242
结 论：有待发现的英雄角色	257
后 记：博客未来	274
致 谢	288
译后记	291

第一章

世界现在需要什么

我支持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我知道我们可怕的战争力量，或者我称之为利维坦式的军队，在这个星球上无人能敌，能够比较容易地对付伊拉克军队。我还知道这场战争只是伊拉克从独裁噩梦转向多元而相互连接的社会的前半部分，而实施后半部分的努力——也就是缔造和平——将极为艰巨。后半部分的维和力量，我称之为系统管理员，是一支我所知道的军队领导人所完全不愿建立、更遑论使用的军队，一提起它就会勾起对美国在冷战期间进行国家建设（比如说越南）的痛苦回忆。像其他人一样，我知道美军没有做好从事这项困难工作的准备，而且事实上它最初的失败远比战争的后果更严重、代价更高昂。

但我还知道的是：没有哪个政府机构对失败的反应能比美军更有力、更迅速。

的确如此。

当前，在整个美军，特别是在其地面部队（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中，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新的被称为“转型”的军事现代化过程。曾经只是用高技术来发动战争，而现在却包含无数的低层次行动；从最高级形式的信息共享到我们地面部队所使用的最简单的交

战规则，所有这一切都集中于当前的新挑战：缔造和平。这个转向意义深远，以至于“转型”一词本身就词不达意，因为它对某种高技术程序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所以，五角大楼不是关注用于激发利维坦的雄心壮志的秘密“黑色项目”（black projects），而是与盟国就其如何分担系统管理员的负担而进行秘密会谈。2005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不是整篇地谈论如何同时打赢两场常规战争，而是提出了关于战争和胜利的新定义。正如军事历史的常有之事，占领对占领者的改变要多于对被占领者的改变。伊拉克战争不会给美军留下持久的烙印，但伊拉克和平会从头到脚地重新界定美军的作用，将转型的重心从空中移至地面，从重大作战行动转向冲突后稳定行动，从利维坦变成系统管理员。

而这可不是件容易事。

未来几年，争夺预算的斗争将非常激烈，因为军队将从资本密集型（例如，利维坦的极其昂贵的武器系统）转型为劳动密集型（例如，系统管理员训练有素的反叛乱力量和宪兵队）。国防工业复合体将被迫发生革命性变化：从制造数量少而且价格高得简直荒谬的产品到制造数量庞大，价格便宜，而且多为无人操纵的产品。各项事业得而又失，各种产业兴衰起伏，而缔造和平终将胜过发动战争。美国将管理全球经济体系：监视坏行为体，接触失败国家，引导正在出现的新支柱国家的崛起，同时还要发现处于萌芽时期的对国土安全的威胁。

不，我不是在谈论某种遥不可及的个人梦想。我在谈论的是近来由布什行政当局阐明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这是未来数十年美军最重要的革新。布什行政当局在2001年开始执政时还对这项战略的每一部分都抱以公开的蔑视，但当它于2009年离任时却已经根据“9·11”后的国际安全环境再造了五角大楼。这个国际安全环境是：仍然需要保卫的西方老核心，包括北美、欧洲、工业化的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需要深入接触的新兴核心力量，包括亚洲的印度、中国、韩国和俄罗斯；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处于全球经济的